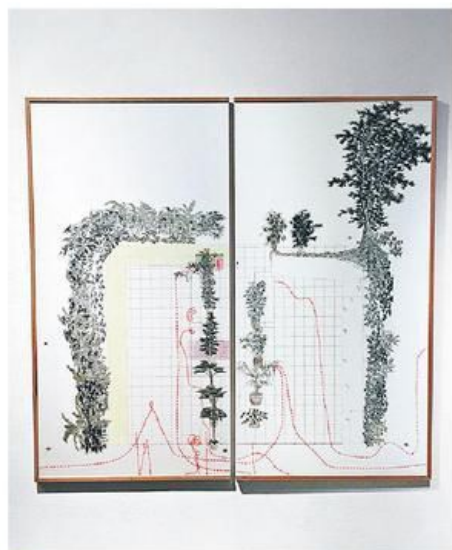


邊陲的金鐘

圈來圈去

撰文：卡夫卡 kafka@hkej.com

金鐘這個地方可說是位於多個範疇的邊陲，在商業大廈林立的邊陲，在山林的邊陲，在住宅民居的邊陲，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所坐落的，正是在林地與商廈邊陲，一座從權力機關轉型為文化展覽場所的場所，最近正展出一個與城市林木有關的展覽《見樹亦見林》，邀請多個本地及國際藝術家參與創作。從展示林木與城市共生的不同想像，也突出金鐘作為邊陲地帶的特色。



▲ 鄧啟耀的《口袋公園——皇后大道中/汕頭街休憩處》。

▼ 曲倩雯的《夢遊紅香爐記》。



《見樹亦見林》(至9月8日)展覽屬於《尋林覓趣》計劃一部分，其中不少藝術家，都以去年超強颱風「山竹」吹襲香港後摧毀大量樹木為題材。山竹一役，揭示都市林木生長空間受限的問題，一些樹更只是像放在一個花盆那樣，在窄小而淺的石屎盤中扎根，不少更因為疏於打理而受到真菌和昆蟲的侵襲，樹木的生長環境，就如人的生存狀況，在窄小的空間中掙扎求存，一場颱風將路上大部分林木吹倒，人們為了生計，卻依然不怕危險，穿過枝桠上班上學，不無諷刺。展覽中一些藝術家的作品雖然說樹，但更多的是說樹與人共通的生存狀態。

只是裝飾

灣仔區人口稠密，雖然不少唐樓已經重建成豪宅，仍有一些人住在狹窄的空間中，與此同時，灣仔也有不少在大廈夾縫中的小公園，沒有任何休憩設施，只有在狹窄空間生長的一些草木，有這樣的設定，是為了滿足原初城市綠化空間的規



◀ 樹後生活及公眾參與者所創作的《雲》。

定，卻因為規劃不足，只能在碎裂的小範圍內進行，無論是人還是植物，也只能在夾縫中喘息。本地藝術家鄧啟耀對此尤其敏感，創作出《口袋公園》系列，展覽中的一幅作品，正是他以皇后大道中和汕頭街交界的休憩處為題，繪下其規劃、人口、用途、動植物等，配合聲音展示，形象化地道出這種充滿壓迫的城市生態。

山竹摧毀了大量林木，何兆南在2018年9月以黑白攝影，對此作詳細記錄，拍攝了在被斷裂的樹木堵塞的道路和空地旁，城市是如何如常地照常運作，也不無諷刺。樹木在城市規劃者眼中或許只是裝飾，為發展砍樹在所不惜，但與樹木每天相處的居民，對其也有深厚感情，不

少藝術家都利用藝術向這些被摧毀的樹木致敬，如舊木再造團體「樹後生活」與公眾一起，將「山竹」過後收集的樹木殘枝雕出雲紋，堆疊在一起，變成了大型裝置《雲》。Haley Alexander van Oosten則將大澳被連根拔起的紅樹、海藻、燒焦的貝殼及柴火、柑及花瓣等製造成香氣，成為作品 *Ripening of Mangosteen: A Scent Offering in Fragments*，將香氣分五重香味分散於藝術館，觀眾亦可隨意調校每個噴霧器的強度。

特殊處境

本地原生物種，許多人都了解不多，場內也有不少與之有關的藝術品，如專

業植物繪畫家 Sally Bunker 所畫的《洋紫荊》，這種因為雜交而生，沒有生育能力，只能困在香港島的摩星嶺，卻透過人工嫁接大量繁殖，最終成為市花，或許也是香港特殊處境的寫照。James Prosek 則將香港多種生物的剪影創作成壁畫，場內還擺放了香港原生蘭花品種紫紋兜蘭及白蝶蘭的雕塑，讓人更了解此地生態史。而曲倩雯的《夢遊紅香爐記》，則蒐集香港以植物命名的街道，重組成一個全以植物命名，與自然和歷史和諧共生的都市地圖，構造魔幻寫實的香港世界，可惜這風景，也只能存在於想像之中。

充滿人情

從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向下走，就是大廈林立的商業區，因為早前連申示威行動和發射催淚彈、橡膠子彈等的武力鎮壓，也讓人更意識到，位於權力架構邊陲的空間，也可隨時成為權力擴張下，雞蛋與高牆角力的空間。近期太古廣場的有情管理獲得盛讚，這座商場成立了三十年，最近更舉辦不同的免費工作坊來慶祝。不得不提及的是，如今商場面貌，負責翻新的正是英國知名建築師 Thomas Heatherwick，也是有「種子博物館」別號的2008年世博英國館的設計師，將商場翻新時也融入各種自然材料和流線線條，讓其成為這個邊陲地點中少有充滿人情的依據。



▼ Sally Bunker 所畫的《洋紫荊》。



◀ James Prosek 的紫紋兜蘭及白蝶蘭的雕塑。